

Great Travel Literature  
大师旅行文学



# 谛听马拉喀什

*Die Stimmen von Marrakesch*

[英] 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陈巍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谛听马拉喀什

*Die Stimmen von Marrakesch*

[英] 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陈 巍 译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Author: Elias Canetti

Title: Die Stimmen von Marrakesch

Copyright © by Elias Canetti 1967

by the heirs of Elias Canetti 1994

Published by kind permission of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1-2012-188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谛听马拉喀什 / (英)卡内蒂(Canetti, E.)著;陈巍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339-4269-4

I.①谛… II.①卡… ②陈… III.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IV.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6056 号

责任编辑 童炜炜

装帧设计 吴 瑕

插页绘图

# 谛听马拉喀什

[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陈巍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69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69-4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译 序

  遍览国内出版的英籍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 (Elias Canetti 1905—1994) 的图书, 封面上他名字前面标注的国籍可谓五花八门: 保加利亚、联邦德国、英国、奥地利, 他的名字也有多种翻译: 卡内蒂、卡奈蒂、卡内提。这种现象极易让粗心的读者把同一位作者的作品当成不同的人所作。那么,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的国籍为何会如此混乱呢? 这首先得从作家本人的身世讲起。

  埃利亚斯·卡内蒂 1905 年出生于保加利亚北部多瑙河右岸的商业城市鲁斯丘克(今鲁塞), 祖父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 父母以经商为业, 因此他们无论在商业上还

是精神生活上都与多瑙河上游城市——哈布斯堡王朝曾经的首都维也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卡内蒂小时候在鲁塞度过，因此他的第一故乡自然是保加利亚。六岁那年全家迁往英国的曼彻斯特，英国又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八岁丧父，母亲只好变卖了英国的房产，先在第三故乡瑞士洛桑短暂逗留之后，于1912年迁往卡内蒂的第四故乡维也纳。1916年，由于奥地利国内掀起狂热的爱国主义浪潮，卡内蒂母亲又被迫带领全家迁回中立的瑞士。1917年至1921年卡内蒂在瑞士读中学，1921年至1923年他单独前往德国的法兰克福完成了中学学业。1924年至1938年他主要生活在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化学学院攻读化学专业，1929年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由于从小酷爱艺术，对商业活动深感厌恶，卡内蒂便潜心研究文学、历史及社会学，并在这段时间开始翻译、写作。1930年他模仿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意欲创作一部八卷本的长篇小说《疯子的人间喜剧》，力图展现人类的各种极端行为，其中第一卷《迷惘》完成于1931年。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卡内蒂不得不与妻子韦扎·陶布纳—卡尔德龙一道流亡法国，辗转

至英国，定居伦敦，最终加入了英国国籍，他在英国伦敦生活至 1971 年。1972 年卡内蒂因为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赫拉·布绍尔结婚，又移居瑞士苏黎世，直到去世。

卡内蒂身为作家很难纳入任何一种文学流派，但是他的名字始终与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迷惘》紧密相连。《迷惘》一书描述了汉学家彼得·基恩博士受贪婪而愚蠢的女佣苔莱瑟的摆布，最后精神失常，自焚而死的故事。这部具有高度预言性的作品 1935 年在维也纳出版时除了赢得文学圈内如托马斯·曼等行家的首肯之外，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 1963 年由德国慕尼黑的卡尔·汉泽尔出版社再版之后才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接着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多次再版。卡内蒂在《迷惘》中展示出的深刻的洞察力、杰出的创作才能、冷静而辛辣的笔触才逐渐为世人所熟知。

卡内蒂另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是 1960 年出版的政治哲学、社会学专著《群众与权力》，该书结合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加以剖析，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涉及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

在卡内蒂最著名的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1977)、《耳中火炬》(1980)和《眼睛游戏》(1985)里,卡内蒂深刻地揭示了他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让读者能够更深刻了解这位“国籍难定”的德语作家在20世纪上半叶不断流亡、被放逐和漂泊的历程。书中不但描述了卡内蒂青少年时代认识布罗赫、穆齐尔、布莱希特等文学大师的经历,同时也让读者充分体验到总是与卡内蒂如影相随的不安、焦虑和惊惧。

卡内蒂著述盛丰,其代表性作品还有戏剧《虚荣的喜剧》(1932)、《婚礼》(1950)、《确定死期的人们》(1956)等等,这些剧本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贪婪、自私、放纵以及生活的不安全感。卡内蒂获得的文学奖项也不在少数,比如奥地利国家文学大奖(1967),德语文学最重要的奖项毕希纳奖(1972),奈丽·萨克斯奖(1975)等,实际上他在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在德语文学界颇负盛名。

由于卡内蒂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他的其他作品在国内又由不同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出版,他复杂的“国籍”和姓

名的各种译法,再加上倘若读者对他曲折的成长历程及作品的创作背景不甚清楚,就很难深刻地理解其作品背后的深刻思想内涵。有书评家建议:“假如把它们放在一起,先看自传三部曲,再看《迷惘》,最后看《群众与权力》,作者的思想脉络就会很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sup>①</sup>

《谛听马拉喀什》系卡内蒂最成功的旅行札记,曾经多次再版。1954年卡内蒂随他拍摄电影的英国朋友一道前往摩洛哥历史名城马拉喀什,展开了为期三周的旅行。马拉喀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古迹令作家心醉神迷。他徜徉于马拉喀什老城区,走访集市上的商贩与骆驼市场,倾听盲人乞丐的呼唤,观察如同他的“老兄弟”般的说书人与抄写者,聆听一位未戴面纱的女子在铁栅栏窗户后面的喃喃自语,在一家法式酒吧与祈求新生活的欧洲女郎吉内特交谈……卡内蒂在本书中用简练流畅的语言聚焦于马拉喀什的各种声音:盲人的呼喊声、动物与人的抱怨声、广场

---

① 曹雪萍:《卡内蒂:博学的20世纪见证者》,《新京报》,2007.3.30



上的噪音、犹太人小学孩子们发出的混乱嘈杂声和阅读声，法式酒吧“舍黑拉扎德”内电唱机播出的优雅的欧洲音乐……通过这些声音，作者描绘了马拉喀什的典型地点与人物。因此，卡内蒂这些简洁明了、细致入微、发人深思的文字必然与普通游客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游记截然不同，值得读者仔细品味。

自豪是该书最爱的词汇。卡内蒂在马拉喀什的居民身上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自豪。在马拉喀什最大的德吉玛·费纳广场，这份自豪是属于说书人的：“我为这种讲述的力量感到自豪，他们把这种力量施加于拥有同样语言的伙伴身上，如同我的老友故交出现。”卡内蒂运用这种方式参与到被讲述之中，自己也变成了被讲述的人物。

身为犹太人，卡内蒂免不了从多角度细致观察各种宗教背景的居民如何在马拉喀什这座历史古城安居乐业和平相处的深层次原因。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访犹太人社区，观察那里的老人、儿童以及家庭内部的生活。他的描述如同一次返乡，既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西班牙，也回到了1492年遭到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的祖先那里。当他置身

于犹太人社区的中心广场，发出了如下的喟叹：

我的心情就好像我现在身居别处，抵达了我旅行的目的地；我不想离开这儿；几百年前我就来过此地，但是我忘记了，而如今一切又返回到我这儿。我发现那种生活的密度和热量在这里得以展示，我内心深处感觉到了它们。当我伫立在此，我就是这座广场。我相信，我始终就是这座广场。

因此，《谛听马拉喀什》虽然是类似随笔式的片段描述，但却被许多人誉为卡内蒂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亦是 20 世纪叙事文学的一部经典。

翻译语言大师的作品，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学习与历练。我在翻译本书时也经历了对卡内蒂本人思想历程的全面体验。卡内蒂这位伟大的作家，把德语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多少年来他始终大隐于市，默默地把自己对世事沧桑的感悟记录于笔端。1981 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再次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卡内蒂热。

1994年8月14日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瑞士苏黎世平静地去世,安葬在詹姆斯·乔伊斯墓地附近的城市荣誉公墓内。卡内蒂曾经考虑了很久如何安置他的大量手稿与书籍,最后决定去世后捐赠给他晚年生活的城市苏黎世。这些文化遗产包括手稿220箱、图书18500册,目前全部存放于苏黎世中央图书馆。按照他的遗嘱,他未发表的作品于十年之后(2004年),日记和书信于三十年之后(2024年)才可以公之于众。看来要完全认识卡内蒂本人,还需要等待这些文献资料完全解密之后。

最后请允许我对我的中学同学、上海交通大学第六人民医院的曹建文教授表示感谢。他曾经带领上海市援外医疗队在摩洛哥工作了近两年,多次访问马拉喀什,多亏他的鼎力相助,才解决了词典上根本查不到的马拉喀什城内的译名。由于时间有限,译稿虽经多次修改,但是错漏恐在所难免,恳请亲爱的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陈 巍

2014年7月 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 目录

遇见骆驼	1
集市	13
盲人的呼喊	20
马拉布人的唾液	26
房子内的安静与屋顶的空旷	32
栅栏旁的女人	37
走访犹太人社区	45
达昂一家	64
说书人与书写者	96
挑选面包	102
诽谤	105
驴子之乐	112
舍黑拉扎德	117
看不见的活物	131

## 遇见骆驼

我曾经遇见过骆驼三次，每次都以悲剧的方式收场。

“无论如何我都要带你去看看这儿的骆驼市场，”刚到马拉喀什之后不久，一位当地的朋友便对我说，“骆驼市场每周四上午开市，位于凯米思城门附近的城墙下。路很远，在城墙的另一侧，最好是我开车送你过去。”

礼拜四不期而至，我们随即驱车前往。抵达城墙前的空旷广场时已临近中午，广场上几乎空空如也，看来是迟到了。在另一头，距我们几百米开外还站着一伙人，但我们

却没有发现骆驼的踪影。人们手牵着的体形较小的牲畜是驴子，在这座城市里比比皆是，它们身负重物，待遇极差，完全可以视而不见。“我们来晚了，”朋友说，“骆驼集市已经散了。”他驱车来到广场中央，想要让我相信这里的确什么都没有。

但是，在他停车之前，我们看见有一群人突然四散奔逃。他们中间有一头骆驼，仅凭三条腿站立，它的第四条腿被捆在了身上。这头骆驼嘴套红口套，一条缰绳穿过鼻孔，有个站在几步之外的男子企图牵走它。骆驼走了几步，停下来，然后出人意料地用三条腿一蹦，动作阴森恐怖，令人始料不及。牵骆驼的男人每次都让步，他害怕靠近这头巨兽，吃不准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是每次意外之后他又拽紧绳子，最后硬是拖着这头庞然大物非常缓慢地朝一个确定的方向走去。

我们停车，摇下窗玻璃，一帮正在乞讨的儿童马上包围了我们，透过他们乞求的声音，我们听到了骆驼的叫声。骆驼又一次使劲跳到一边，缰绳从牵它的男人手中脱落。相距不远的人群四散开来。骆驼周围透着一丝恐惧的气

息。牵缰绳的男子跑了几步，迅速地捡起掉在地上的绳子。这头骆驼奋力地朝旁边一蹦，但没能挣脱开来，被牵住继续前行。

起初，我们没有发现一个男人走到了包围我们汽车的小孩身后，他把这群孩子朝旁边一拨，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向我们解释：“这头骆驼得了狂犬病，十分危险，现在被牵往屠宰场，一定得非常小心。”他神情严肃，他讲话的同时，大家都能听到骆驼的悲鸣。

我们向他致谢，心情沉重地驾车离开。随后的几天我们时常聊起那头得了狂犬病的骆驼，它绝望的举动让我们印象至深。我们本来满怀期待地前往骆驼市场，希望能看到上百头驮着驼峰的温顺牲口，但是偌大的广场上，只见得到了一头骆驼，凭借三条腿站立，第四条腿被绑住，在这头骆驼为生命抗争的最后时刻，我们却离开了。

几天后，我们驱车路过城墙的另一端。临近傍晚，城墙上红色的光晕逐渐消退。我全神贯注地凝视城墙，为其色彩的变换而愉悦。而后，在城墙的阴影笼罩下，我见到了一支庞大的骆驼商队。大多数骆驼屈膝而卧，其他的则静

静站立。男人们佩戴头巾，平静而忙碌地在骆驼之间走来走去。这是一幅和平的黄昏图景。骆驼的颜色融入城墙的色彩之中。我们走下车，混迹于这些动物之中。其中每十二头骆驼跪成一圈围在堆成小山高的饲料边，伸长脖子，把饲料拖入嘴里，脑袋朝后一甩，静静地咀嚼。我们入神地观察这些骆驼，发现它们也有面孔，长得虽然相像，但又极其不同。这些骆驼让人想起了年迈的英国女士，庄重且又无聊地在一起喝茶，但是她们环顾周围的那份恶意腔调却无法完全掩饰。“这像我姑姑，真的。”我的英国朋友说道。我恰如其分地让此公意识到了它们与他同乡的相似之处，而且我们很快又找到了某些熟人。我们置身于骆驼商队中，在没人搭理我们的前提下，数出一百零七头骆驼，我们为此深感自豪。

有个少年来到我们跟前，向我们索要一枚硬币。他脸部呈深蓝色，宛如他长袍的颜色。他是赶牲口的人，据外貌推断他属于居住在大阿特拉斯山南部的“蓝色人种”。据说他们衣服的颜色传递到了皮肤上，因此他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是蓝皮肤，这是唯一的蓝色种族。我们试图从这个



赶牲口的少年身上了解骆驼商队的情况,但他只会说几句法语:他们来自盖勒敏<sup>①</sup>,出门二十五天了。这是我们能听懂的所有内容。盖勒敏远在南方,在沙漠之中,我们心里盘算着骆驼商队有无翻越阿特拉斯山脉。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下一个目标是哪儿,因为他们的旅程不可能在这儿的城墙边结束,这些骆驼似乎在为后续的辛劳养精蓄锐。深蓝肤色的少年,虽然我们无法与之过多交谈,但却想竭力帮助我们。他带我们去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干瘦老人。老人系着一块白头巾,受到了特别优待。他法语不错,能流利地回答我们的提问。骆驼商队来自盖勒敏,的确上路二十五天了。

“下一步去哪儿?”

“哪儿都不去。”他说,“骆驼在此出售,然后被宰杀。”

“宰杀?”

我们俩非常吃惊,包括我朋友,在家乡他算得上一名充满热情的猎手。我们想起了这些牲口长途跋涉,黄昏下

---

<sup>①</sup>摩洛哥南部城市,被称为“沙漠之门”。